

# 胡適的徘徊與曖昧

## ——兼評黃克武《胡適的頓挫》

● 伍 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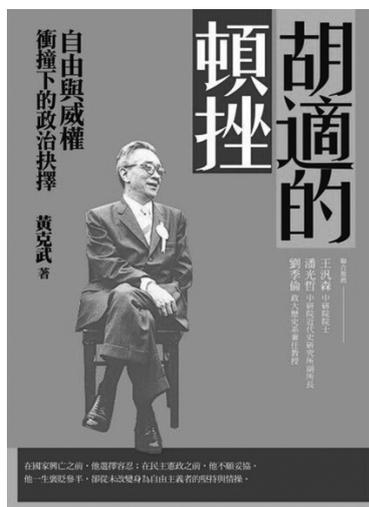
作為一名深刻影響現代中國的啟蒙思想家、遵循杜威 (John Dewey) 實用主義思想方法以再造文明的學者、民國政府與蔣介石的批評者和合作者，胡適的生平、成就、立場多年來一直被台灣、美國、中國大陸的學者反覆審視和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著名學者黃克武的新著《胡適的頓挫：自由與威權衝撞下的政治抉擇》(以下簡稱「黃著」，引用只註頁碼)①，對胡適思想的來源、政治選擇，以及其在台灣面臨的困境進行了全新的深入

以看作圍繞胡適的思想起源以及其不同時間和處境中與政治周旋的單獨專論。在導論部分，黃克武闡述了自己的主要關懷是胡適終其一生不曾改變的「既想堅持獨立自主精神，而與政治保持距離，又不得不涉入政壇的」、「徘徊在學術與政治之間」的態度(〈序〉，頁6)。針對學界已有的以雷震、殷海光和胡適做類比，認為胡適相較之下膽小、懦弱，或者立場過於政治化的批評，黃克武提出了明確的保留態度。他認為，其一，認為胡適「膽小」的人，如書中提及的唐德剛、楊奎松，在相同的情境下未必能比胡適做得更好；其二，雷震和殷海光的決絕抗爭未必就比胡適的妥協更有對未來的洞察力(〈序〉，頁8-14)。

黃克武對胡適的辯護首先在於站穩立場，將胡適定位為雖然在現實中不得不「打折扣」，但本質上仍然是一位畢生支持自由，特別是言論自由、民主、憲政的「自由主義者」(〈序〉，頁15)；在這一前提下進一步定義胡適為「保守的自由主義者」(〈序〉，頁17)。在這裏，保守意味着和平漸進改良，允許批判和反對意見，並通過

研究，彰顯胡適被自身的自由主義理想和現實中的威權主義政治前後夾擊，試圖適應、引導、批評，也不得不妥協的心路歷程。筆者認為，由於胡適本身的複雜和多面，在資料已然繁多的當下，任何對胡適的再評價都將是困難的，事實上也最終取決於作者自身的價值判斷。

全書由七章組成，第一章「導論：胡適檔案與胡適研究」以後的六章可



《胡適的頓挫》對胡適思想的來源、政治選擇，以及其在台灣面臨的困境進行了全新的深入研究。(資料圖片)

立法實現社會改革，而這一路徑確實和杜威的實驗主義精神有內在關聯。在具體的政治活動中，黃克武認為胡適和蔣介石的關係屬於「道不同而相為謀」（〈序〉，頁19）、充滿摩擦和張力的合作與相互利用關係，而不能把雙方關係完全看成志同道合的合作無間。

在某種意義上，目前胡適所留下的手稿、檔案、藏書和有關胡適的資料，在北京、台北、美國紐約三地已經可謂汗牛充棟，數量和開放程度早已不是問題，但如同黃克武所言，在面對材料時，研究者必須繞過胡適為了精心塑造自己的形象而刻意加入的修飾、曲筆隱語，走進胡適的內心；更應該超越政治因素，方能還原一個真實、有血有肉的胡適（頁40-42）。黃克武認為胡適應該得到更多的同情，這一立場本身屬於價值判斷範疇，而筆者認為胡適不值得過多同情，同樣屬於價值判斷範疇，因此，本文與其說是從技術層面評書，不如說是對胡適其人的一次再評判。

## 一 胡適的思想局限與對殷海光的再評估

黃著在思想史，特別是梳理胡適思想源流方面有兩個貢獻。一是明確了胡適對哈耶克（Friedrich A. von Hayek，台譯海耶克）的了解和接受來自殷海光的翻譯。胡適在1951年旅居美國時通過友人周德偉從而了解到哈耶克以及殷海光的思想動態，並由此在1953年末於紐約購買哈耶克的代表作——1944年出版的《到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作為給自己的生日禮物。黃克武贊同一些既有的研究結論，即接觸哈耶克思想促

成了胡適思想從「肯定社會主義到轉向資本主義」的重要「思想轉向」（頁53-54）。這一轉型的完成標誌，即胡適在1954年發表的〈從《到奴役之路》說起〉演說（頁56）。

黃克武似乎還可以更進一步開掘胡適這次轉型的思想史意義，而不是像在書中那樣，僅僅把這一案例降級為如何以檔案解決疑難的檔案使用問題。在筆者看來，胡適對自由主義的理解，不論是原則上秉持的言論自由、憲政民主，還是方法論上始終不放棄的漸進和實驗主義，都一直缺少哈耶克式的經濟解釋。這是因為，縱觀胡適的思想歷程和傳世的著述，乃至私人書信中討論的內容，可以斷定其治學基本上是史學的進路和部分考據癖的執著，很少真正從經濟學和經濟理論的角度論證自由主義的制度基礎。

僅就「對哈耶克的接受」這個論題而言，出生於1891年的胡適，與殷海光的學生、出生於1934年的林毓生處在同一起跑線上。據林毓生回憶，殷海光是在1953至1954年陸續發表《到奴役之路》的中譯，而他受此影響，在獲得一筆翻譯稿費後，即在台北郵購《到奴役之路》的英文原版，並在1956年10月左右收到，然後開始與殷海光有所節略的譯本對勘閱讀<sup>②</sup>。也就是說，林毓生對哈耶克英文原著的精讀只比胡適晚了三年，此時的林毓生是一位年僅二十二歲、渴求知識和真理的青年。更值得注意的是，林毓生在閱讀哈耶克著作的同時，也讀波普爾（Karl R. Popper）的《開放社會及其敵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從而很早就得以直接「進入西方純正自由主義的，具有歷史深度的，理論主題的引導」<sup>③</sup>，乃至後來真正成為哈耶克的入室弟子。